

桂花苑

刊头书法 吉卫平

书画艺坛

孟昕月

从小绘画,巴黎回国。在画家父亲的影响下致力于研究新工笔水墨,并将传统绘画融入数字 AR。多次举办个展,国内外多次参展和获奖。现为上海市徐汇区书画协会会员。



人工智能与生活早已融为一体。“一机在手,天下我有。”守旧如我,也为它所影响,无可避免地融入了“科技改变生活”的时代大潮。

放眼当下,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几样智能家居或者类智能家居,我家也不例外。家里的锁用的是智能锁,我的忘性较大,丢三拉四是常有的事情。遥想以前,每次匆匆忙忙出门,钥匙忘了带,只能老老实实在原地等着家人来开门。但是自从有了它,再也无此顾虑。手表用的是智能手表,不仅可以看时间,还能监测心率、血压、睡眠质量等数据,无疑是健康生活的好帮手。空调、音箱、电视机都安装了智能开关,炎热的夏天或是寒冷的冬天,无论下班回家还是出差回来,提前在手机上按动操作键,即可打开空调,等到家时,夏有凉风冬有暖,还有音箱里传出的舒缓音乐,别提有多惬意了。此外,还有摄像头看守门口的快递,扫地机器人满足我偷懒的需求,以及洗衣机、烘干机是否完成任务皆可以在手机上查看和操作。

不过,要说感触最深的智能应用是什么,于我而言,非导航莫属。依稀记得我毕业前去宁波一家单位应聘实习岗位。因是一条巷子改了名字,我依照新改的地名一路摸索着找去,找了半个多小时也没有找到。向路人问路,结果他告诉我的方向竟然与

真实的地理位置南辕北辙。兜兜转转,又花了我约莫一个小时。等到达时,面试都已经结束。想来如果那时的智能手机已经开始应用导航,我便不会有此经历。只要在地图里输入目的地,选择步行或骑行,轻轻松松就可找到。即使走错了方向,导航也会及时地提醒我,或者为我变更新的路线。只要电量足够,就不用担心会迷路。

而今,不说每天,至少每周每个月都会用到导航。使用次数之多,“见面”之频繁,俨然如同一个过从甚密的老朋友。去一个不熟悉的地方约访某个人需要用到它,去一座向往而不曾去过的城市看山看水看花看景也要用到它。譬如眼下春暖花开,正是出游的好时候。约上三五好友,或与家人一起,觅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,循着导航而往,一待就是一晌。若没有导航,沿途顺着路牌问过去,说不定等到达就已经天黑,哪里还有什么游兴。

苏轼有一首诗:“横看成岭侧成峰,远近高低各不同。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不知何时起,人工智能已成为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。稍加留心,我们能找到很多它的影子:智能点餐系统,智慧导医系统,智能志愿服务系统,融合了大云物移智链边技术的新型电力系统,以及时兴的 DeepSeek,“智慧 AI+”正悄悄改变我们的生活。

我的智能生活

潘玉毅

春游书页翻动时

市四中学 范佳吉

悠流淌的河水,它就像一条丝带,缠绕着故乡的每一寸土地;想念那些古老的石桥,它们见证了枫泾的岁月变迁,承载着我儿时的欢声笑语;想念街边阿婆卖的小吃,那独特的味道,是故乡独有的温暖。

走在中大街的青石板路上,脚下发出清脆的声响。街边的小店依旧热闹,店主们热情地招呼着顾客。我的同学们小黄、小王、小程、小戴都兴奋地四处张望,对这里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。小黄瞪大了眼睛,指着一家卖特色

手工艺品的店铺,大声说:“哇,这里的東西好特別啊!”小王则拉着我的胳膊,急切地问:“这地方感觉好有韵味,你快给我们讲讲这里的故事呗。”小程拿着手机不停地拍照,嘴里嘟囔着:“这风景太美了,我得拍几张。”小戴则像个小侦探一样,这儿瞅瞅那儿看看,还时不时地提出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。

这次春游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,我们穿梭于各个景点之间。在古戏台前,听着咿呀的戏曲,我仿佛看到了过去节日里热闹的场

景;在丁蹄作坊,闻着那诱人的香味,儿时围在锅边等着吃丁蹄的期待又涌上心头。每一处,都像是一把把钥匙,打开我记忆的宝箱。我贪婪地看着、听着、闻着,想要把故乡的一切都刻在脑海里。

然而,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,集合的哨声无情地响起,催促着我们返程。我脚步沉重地走向大巴车,一步三回头,眼神里满是不舍。每多看一眼故乡的街道、房屋,我的心就揪紧一分。我不想离开这个充满回忆的地方,不想让这份浓浓的乡情消散。

大巴车载着我们开出了牌楼旁的停车场,但我知道,无论我走到哪里,故乡的影子都会一直跟随着我。



▲ 工笔画《金色年代》
► 工笔画《初心》



眼睛是人的重要器官。上海人管瞎了一只眼睛的人,戏谑为“独眼龙”。没承想,步入古稀的我差点就变成了一只“独眼龙”了。

那天,我去活动中心打乒乓球,平时我挥拍的幅度不大。可对桌来了一位狠角色,一上场,就大板扣杀,三板斧抽得我金星乱冒,倏忽,左眼什么也看不见了,这可把我吓坏了,当我踉踉跄跄地回到家里,开口就对老伴说,我的一只眼睛什么看不见了,老伴着急说了一句,不要是视网膜脱落。翌日,我便急急忙忙去五官科挂门诊,一位年轻的韩医生接待了我,一圈检查下来,确诊是视网膜脱落,真让老伴一语成谶。我问有没有复明的希望?她说,希望渺茫,手术也只能恢复一点光亮。要我做好一只眼失明的准备。

当时我就懵了,没了视力,余生如何度过?韩医生问我缘由,我说,导火索是抽球过度,平时写文章,下围棋,用眼也不少。韩医生说,这就对了,视网膜脱落不是偶然缘故,与你平时不注意用眼卫生累积的结果。

差点成了“独眼龙”

薛鲁光

于是,她就安排我专家门诊。周一,老伴携我去看专家,专家姓罗,看上去 50 来岁,年富力强。他仔细地看了我的眼球,又看了我星期五拍的片子,他看我焦急的眼神,宽慰我说:“有希望”短短三个字,让我枯木逢春。当时我就奇怪,两位医生的意见为何南辕北辙,当然我更愿听专家的。

住院后,来了位医生,她先画了幅眼眶示意图,然后指着图,为我们普及医学知识。她说:“能看见外界,就靠晶体,晶体外是一些像果冻一样液体流动着我们的眼球,而视网膜就是搭在液体与晶体上面的一层膜,一旦这层膜脱落,液体就会很快流出眼球,晶体得不到液体与视网膜的保护,就会失明。视网膜脱落的治疗过程就是先在角膜中打三个孔,让剩余的液体流光,然后打入硅油,再将脱离的视网膜重新复位,恢复其正常的生理功能,以挽救视力。”

我听了医生的讲解,仿佛增添了复明的希望。于是在视网膜脱落一周

后,我被推进了手术室。等我醒来的时候,左眼被纱布包住了。再过一天,护士解开了敷在我眼上的纱布,一瞬间,罩在我左眼八天的黑暗突然不见了。我又看见了这让我留恋、欢喜的大千世界,尽管手术后眼睛有这样那样的不适,这对我心情的变化太可贵了。此刻,我想起了电影《创业》周挺山在炼出石油时大声喊的一幕,“我总的感觉——是解放了!”而我却要说是共产党的医生让我除去眼翳的苦恼,重现光明的世界。我总的感觉——是重生了!

差点成了“独眼龙”,如今,我正在康复中,三个月后,再来做硅油取出手术。总之,我现在的心情异常亢奋,你想呀,当被困黑暗八天之久的人,一旦重获光明,心情是多么的难以抑制的冲动!于是,我敲下一首《七律·除翳记》:

倏然兴起回球猛,顷刻天旋雾锁眸。
银发悲歌何用诉,白衣苦战未曾休。
常忧深浅烂酣醉,更惧高低重影留。
若许从今明似镜,愿呈清澈一溪流。